

永远的怀念

唐崇实 杨文静

唐崇实（1938~），美国夏威夷大学，热带农业学院，分子生物及工程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杨文静（1944~），美国夏威夷大学，太平洋生物研究中心，退休研究教授。

和吴征镒教授第一次相见，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由于我和文静当时都在夏威夷大学担任教研工作，1981年，中国科学院安排了我们到属下的多个植物研究所去做共计八个多月的协作研究。我的专业是热带植物生物化学，文静则是分子生物学，顺理成章，昆明植物所成了我们主要的对口单位之一。

位于昆明市郊的植物所，当时已是独树一帜，享誉世界的亚洲植物研究机构，慕名来访的异邦学者很多。但在开放初期，对我们来自美国的年轻访问学者，除了好奇，多少有些措手不及；中、美的学术交流，阻断了近三十年。而才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的国内科研工作者，既渴望接触西方的新知，又还没有放下“内外有别”的思想包袱。首次接待我们这样一呆就是一个多月，还带着小女儿的“外宾”，所里外事处就谨慎地订好了市内一流的宾馆，准备每天专车接送我们上下班。但是，一见面所里就发现我们并非一般的美国人，能说一口四川活，能适应当时国内的生活条件。我们提出住在所内以增加工作效率的要求，很快就得到同意；临时把一间空置的大办公室用布幔隔成卧室，吃饭就在小饭堂，由专人做小灶饭菜，省钱省时。

我主要是和周俊教授领导的植化室合作，文静则是和吴夫人段金玉领导的生理生化室合作。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十分投入，和同事们打成一片。五岁的女儿天真可爱，“中英文俱佳”，成了所里员工极受欢迎的小翻译。另外两个学龄女儿，则托给北京的表哥管带，在北京第五十五中寄读一学期。寒假时，姐妹俩买特价学生返乡省亲票，坐了72小时的火车，也到了昆明。

住在所内这安排对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和所长吴老经常接触，很快地成了“忘年之交”。记得第一回是在住定后不多天的黄昏，照例吃完晚饭，散过步，回到住处不久，吴老叩门而入；原来他是关心我们住在临时卧室的生活，特地从不太远的宿舍区，独自步行来看看。问完了起居就聊了起来。我们的学识专长，不是主题；这些他已从我们备送的资料中知道了。倒是问我们的家庭、求学的经过、在夏威夷的生活情况等等。很快，就谈到我们夫妇对昆曲的嗜爱和夏威夷大学颇具历史的彩虹昆曲社。这可令吴老十分讶异，也引起了他的谈锋；原来吴老出生淮扬世家，从小就受到国学的熏陶。吴氏家族在扬州藏书的“测海楼”，曾比众所周知的宁波“天一阁”还多。而日后他在植物学上的超凡成就，并不妨碍他国学和戏曲上的修养。这就是中国老一辈学者们治学的精神和态度；不但对自己的专业下苦功，对传统文学和艺术，作为自身的修养，亦不放松。



崇实夫妇偕吴老留影于柏林第十四届世界植物大会会场前





吴老墨宝“诗经集句”，下配肖溶幽兰双蝶图

他为我们题写的“诗经集句”，诚挚贴切。和肖溶画的彩蝶幽兰图相配，成就了一幅我和文静在书房中朝夕相对的艺术品。对于昆曲，吴老早在西南联大学生时代，就和同好们组织了曲社，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植物所同僚中，有此雅好者很少，正所谓曲高而和寡。突然从海外来了曲友，惊喜可想而知。于是晚上得闲就来谈天，有时文静吹笛，吴老以他苍劲的老生嗓高歌一曲；《弹词》《骂曹》《望乡》《山门》……都显出他曲艺上的造诣，让听者击节赞叹！至今我还保留着一盘他的录音带和一套他那时相赠的《与众曲谱》。

除了听吴老说曲、拍曲，讲抗战时期的故事、逸闻之外，我们特别要感激他的就是数次带我俩去所里植物园，为我们补习植物学。我的植物学基础薄弱，任教职后才看了些分类学方面的书籍；但可早知道C.Y.Wu标示在许多中国植物的学名之后。也就是，众多的中国植物都是他历年来鉴定、命名的。文静在大学是化学系，更是不辨菽麦！吴老带我们如数家珍似的一一辨认园内的重要收集，令我们受宠若惊。从他生动地讲解，我们也了解到他除了有超人的记忆和分析理解力外，他之被喻为“植物百科全书”，亦出于他挚爱植物；从微观到宏观，从亘古至未来，都无时不在他的念中。1987年，我安排了由夏威夷大学和夏威夷的植物学会联手，邀请吴老来做学术报告和参观。他的学术地位，给平静的檀香山植物学界引起了波动。在植物园或野外（夏威夷国家火山公园）考察时，他对一些本州特有的热带植物，也能和同行的专家讨论其分类学上的来龙去脉，令他们叹服。这种博闻强记，让地主吃惊的情况，吴老在世界各地做野外考察时，屡屡发生。无怪早在他壮年时代，来华考察的苏联植物学家就叫他

“植物电脑”。后来他的科考足迹遍及全国和世界各地；这传奇性的美名，就更加当之无愧了。

我们和昆明植物所的公私情谊，覆盖了我教研究生涯的大部。二十多年间，除了促进研究人员交换、学习外，我一有机会回到所里，除了公务，就是和故人叙旧。和吴老的曲会，也是尽力为之。最后一次去拜望，仍在孜孜于著书立说的他，已听力微弱，目不能视了。家人搀扶到客厅后，文静吹笛，我为他唱了《八阳》中凄凉的一折。当时心头不免百感交集！



2008年10月在吴老家中唱昆曲

在2006年出版的《吴征镒文集》中，除了汇集了72篇重要论文，篇首有吴老的“九十自述”。我细读了两遍，决定不多论他的学术成就，单说他和我们的“亦师、亦父、亦友”的缘分，以志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